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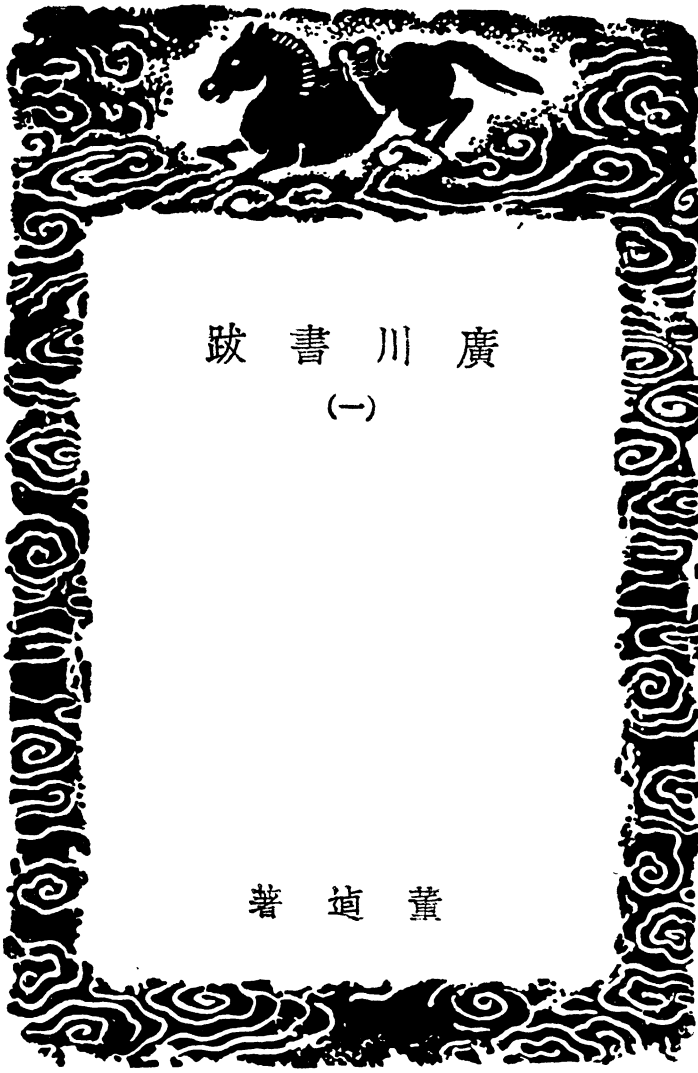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川書跋

(一)

董逌著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廣川書跋

廣川書跋序

弁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眞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旣多有之其欵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溪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橅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別眞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異助敎化其本禮法可爲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存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裒集在者得書跋釐爲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弁謹序

廣川書跋目錄

卷弟一

父乙尊彝 虞　蜼敦 虞
罍尊 夏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商
仲作辛鼎銘 商　貍首豆 商
著尊 商　圜觚 商
象觚　一柱爵
牛鼎　二方鼎
古豆　螭足豆
義尊　著尊
虎彝 周　蜼彝 周
罍洗 周　烏鍾 周
雲雷鍾 周　古盤銘
叔郭父簋銘　伯孝父簋銘
伯嶽父銘　旅匜銘
鬻簋銘　尊鼎銘

卷弟二

石鼓文辯 文附後　毛伯敦 周成王
魯尊彝銘 伯禽　龔伯尊彝銘 周
叔繇鼎銘 周昭王　伯庶父尊敦銘 周
商洛鼎銘 周成王　盉銘 周制
史伯碩父鼎銘 周宣王　弭仲寶匜銘
弭仲寶匜銘　杜嬬鋪
方甗銘　紀城敦銘

卷弟三

周姜敦銘　晉姜鼎銘
孔文父歙鼎銘　大夫始鼎銘
宋公䜌鍾銘 宋平公　宋君夫人餗釪鼎 宋
餗鼎銘 宋景公　宋公寶盨銘
卬仲頪盤銘 周　周舉鼎銘 晉平公
癸舉器　亶甲觚
齊豆銘　蠆鼎 齊子尾

甘鼎 齊樂氏　王子吳歙鼎
寶龢鍾銘　虢州古鍾銘
景鍾銘　銅敦銘
臨淄戟銘　延陵墓字
佳城銘

卷弟四

秦公敦銘　大公寶缶銘
秦和鍾銘　詛楚文
秦權銘　秦銘
嶧山銘　泰山篆
金人銘　程邈篆書

卷弟五

古鎗銘　谷口銅筩銘 漢甘露元年
成都石室銘 闕　文公學生題 闕
權銘 王莽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章帝書　窆石銘 永建八年

韓明府碑 元壽　樊常侍碑 延熹元年
孫叔敖碑 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四年
西嶽華山碑 延熹四年　郙閣頌 建寧四年
慶都碑　蔡邕石經 熹平四年
石經尚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 光和六年　小黃門護敏碑 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 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君子公昉碑　天祿辟邪字
楊震碑並陰　光祿劉曜碑
橋太尉碑

卷弟六

鍾繇賀表 建安二十四年　皇象隸字 吳
七賢帖　別本七賢帖
司馬整碑 晉太始四年　太公碑
月儀帖　告誓文 永和
蘭亭敘　成都蘭亭敘

黃庭經三　畫贊
樂毅論　全文樂毅論
別本樂毅論　高紳樂毅論
狸骨帖　逸少十七帖
逸少八帖　畲庾元規帖
硬黃　洛神賦
洛神賦別本　子敬雜帖
子敬別帖　王中令帖
王敬別帖二　羊欣薄紹之帖
鄧文碑後秦建元十二年　銅鼓銘
盧陵王銘志　寶鼎碑後魏
瘞鶴銘梁　蕭子雲別帖
烏丸僧修志梁　智永千文陳
張龍公碑隋　隆聖道場碑大業元年
卷弟七
砥柱銘貞觀　醴泉銘
歐陽詢帖　虞世南別帖
薛稷雜碑　李衛公書
褚河南聖教序永徽　遂良帖
辨法師碑顯慶　碧落碑咸亨元年
別本碧落碑　歐陽通碑
歐陽通別帖　智乘院碑咸亨四年
崔敬嗣墓誌長安三年　陳昭題名開元
六公詠　御史精舍碑開元
盧舍那碑開元　尉遲迥碑開元
李太白纂　張旭千字
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別本
郎官石柱記　張友正草字
崇徽公主手痕碑大曆
卷弟八
魯公祭姪文乾元　磨崖碑大曆
放生池碑大曆　王密碑

摹畫贊　新驛記
李陽冰篆千字　琴銘
徐浩寶林寺詩　徐浩開河銘
徐浩題經　懷素七帖
懷素別帖　懷素洪州詩
北亭草筆　高閑千字
遺教經　鑄鼎原銘貞元
陰眞人詩貞元　李翺題名貞元
桐柏廟碑　撫州六詠
絳守居園池記長慶　園池記別本
陰符經序開成　金剛經會昌
武昌詩　衡州門記大中
趙嶙登科記大中　于範書
唐經生字　盩厔尉題名
津陽亭記
卷弟九
劉統軍碑元和　又別本
田弘正家廟碑元和　徐偃王碑元和
平淮西碑元和　羅池廟碑長慶
爲李文叔書　爲陳中玉書玆羅池碑
黃陵廟碑長慶　爲王持國書黃陵碑
李干墓　孔殲長慶
處州孔子廟碑咸通
卷弟十
同光四年宣　李後主蚌帖
李主集賢院書　爲張潛夫書官法帖
爲方子正書帖　石曼卿書
書錦堂記　萊公事
顏泉記　寶章集元符二年刻
爲邵仲恭書寶章集
僧伽傳　魯直作烏絲欄書
廣川書跋目錄終

廣川書跋卷弟一

宋 廣川董逌 著

明 古虞毛晉 訂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下爲蜼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者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爲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蜼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爲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蜼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爲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廼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爲義蜼爲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蜼寓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爲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蜼敦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爲書譜上按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校也其制网蜼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郘牧敦戠敦虢姜敦皆有欽識此器特異疑爲商人製也余考之蜼寓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爲蜼鼎

罍尊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罍尊

戒後世善寶即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謂罍尊蓋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靁之象以其爲罍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爲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曰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爲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敘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貍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趺爲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爲貍謂射以貍首爲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賓客因曰商貍首豆或以問曰貍首爲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貍首樂歌也射以歌樂爲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卿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舉大如此故詩以時會爲意而且有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饋食之豆薦羞之豆恒

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貍首以爲别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衡物爲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饕餮攫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蘩且又寓之遵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 著直略切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爲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鬴無脰有足壺尊有脰著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爲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爲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爲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爲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爲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爲商觚古量比今纔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爲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爲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僿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爲圜漢不知觚爲廉苟以尚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爲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爲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爲雲

靁飾足爲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饋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爲象觚然觚亦爲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爲象觚竊爲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丘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挍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濶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靁下爲饕餮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爲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爲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有會簠簋之有蓋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坫反而加其上者以有柱也今爲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坫故不及反反者以坫示其醻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爲主古之爲器以雲靁爲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爲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饕餮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爲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銘識笞內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爲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盡爲牛首知其爲牛鼎也荀爽曰鼎象三公之

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爲異然豕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別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考之合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秬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如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爲之三足者鼎也其後劉向謂渤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脽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說謂泰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諸儒許愼蘇林如淳顏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圜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丘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爲鼎四分其足以有成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四足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彝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貝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其大受斛其飾爲羊此古之所謂羊鼎者也或曰魯公方鼎其銘爲尊彝單彝之鼎其銘爲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爲寶彝一作彝其制與祕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何哉余

考之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祼六彝以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日表盧盛告絜故逆盧以受膳人之盛視鑊以受烹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制矣然彝自罍同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太祀六號器同謂之盧蓋以彝器爲常器盧以持而獻也故黍稷稻粱醯醢牲牢同謂盧者惟所用以有別也傳曰以壺爲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爲尊以鼎爲彝以鼎爲盧其爲尊彝與盧同制有所本也今考父癸方彝其制鼎也孔文父歙鼎其制尊單彝從彝其制鼎盉與觚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附如盤禮官疑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官考定蓋朝廷講禮既備將大革器物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舝都鷹反傳曰瓦豆謂之登豆之制則同毛氏謂瓦爲舝木爲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此豆實也清廟未食則爲朝事以菹臡爲薦至于薦孰則蠃蜃蚳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校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爲之受四升此宜梁院正湛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螭足豆

上方出銅豆螭蚨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學號螭足周豆足爲盤螭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

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夫豆宴豆豳蠯蚳魚其爲加豆芹蒲筍蓋房中之豆醧食糝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甗盤杅亦或用以爲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特牲饋食禮曰選對席佐食分簋鄭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客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饕餮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録禮器則依康成爲据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爲誤猶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疑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爲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脅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爲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画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爲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爲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爲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亦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爲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靄回雲紜有旋動之勢

此固爲周制也又有獸傅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榆剛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者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爲薦所以致飾也

虎彝

盧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幷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予攷於書宗彝謂虎蜼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蜼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爲虎然虎蜼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與父乙尊爲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自爲二器蓋周所制也

蜼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者爲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岐尾如蜼腹下空可以縣故爲錞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爲絺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曰以加縟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蜼彝虎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蓋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爲宗彝故書舉虎蜼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蜼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爲斑文者虎也岐尾者蜼也此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邪

罍洗

祕閣有罍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余按罍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霤罍水在東冠禮設洗直于東榮罍水在洗東

益古者祭祀燕會皆用罍洗所以盥也罍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盡然君尊不就罍故有匜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靁與罍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爲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鳥鍾

祕閣鳥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重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間容六舞間容四于間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縟也其銘作鳥形祕閣謂畫鳥爲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昏籀文鳥象鳥形而點目以鳥目可見鳥目不可辨篆文曰從鳥而鳴亦鳥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火伏屋爲鳥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鳥或穿本于此余考蠆鼎鳳鼎皆以銘器安知鳥非其以名著邪

雲靁鍾

御府有鍾無欵識可考然鼓間一雲一靁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爲之說者以爲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按得高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橫四寸兩欒相距六寸橫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舞其體也甬衡其柄旋斡其所縣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是故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輩氏其銘爲舉盎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匜盤也匜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簋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孝其識曰叔高父作鬻簋余按古文高當作郭鬻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爲中爲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衆也簋形圜而楕如甗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簋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有內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甗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爲簋也傳曰豆實三而觳豆爲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爲一周隋則三而爲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即据以爲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爲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爲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

伯孝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孝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爲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簋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簋簋曰以木爲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旊人爲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旊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簠簋大夫刻爲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楕而圜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爲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

伯𤞷父銘

古甗皆有甑有釜其下可爨上可羃以爲烝塵者也許愼言後改爲甑甑甗形相類不可便爲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廩人溉甑甗司空濯豆籩便知甗非甑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甑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巢父作旅甗知古之爲甗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槀作溫今按籀書溫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乂瀘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瀘

旅匜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余隋韻始爲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涸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弡伯作煑匜考之於字煑當作旅以王存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爲池宜在不加考也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爲方中也則此器爲匜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爲匚若缶爲匜杯爲匜籩爲匜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从方而古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匜謂爲盛水器陸瀍言劉臻以爲類楊益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水故懷嬴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匜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

鬻簋銘

先秦古器有鬻簋楊氏古器圖有鬻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鬻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亨飪耶考其文協當爲旅今字學諸書有據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爲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簠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

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亨亨非一器也

尊鼎銘

李保季得鼎于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鼎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似鼎者此鼎尊也呂大臨疑孔文父歙鼎爲壺尊之屬而銘以鼎益古之制器自有据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五銘曰丞作尊鼎與保年鼎同文但丞字刓缺不可識疑此鼎是也

廣川書跋卷弟二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斧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廼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疋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者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劉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投獵受朝宣暢威靈憺聲夷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辯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甕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咏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籀之則有据矣然爲諷爲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況小疋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師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武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

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遐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季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邪曰變之采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郳所作也郳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形冕黃裳鑾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郳王呼內史冊命郳王曰郳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毛未鄭歐陽永叔書以爲据楊南仲呂大臨以鄭爲郳說文弁作畢因以爲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弁不從

曰其文與甚不知何以信之許愼顧野王書有鄦鄦等字呂忱謂鄦爲周大夫名鄦爲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而地邑或以爲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鄦爲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並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封爲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鑾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爲寵者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丑字傳模既失又改爲米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圖蓋爲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圖公諸儒不能考定或以爲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圖爲魯在漢猶然其作圖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据安世不得而知學者毋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戴爲書謂其說可信至于非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彝銘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頗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圜上周以回文下畫爲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列尊彝故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屢之之制宗器自安有序則

彝尊罍以次剡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爲上尊卣爲中罍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爾考于禮書犧象著壺大山此尊也鷄鳥犧黃扉蜼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爲雲靁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靁字故以鷄彝盛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則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音印尸三獻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即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蓋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設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𡨦音作公原父以爲非謚所見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隸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益爲蓋自當以古文定也異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異與顧同古文作醜自當從篆

叔緣鼎銘 緣音鑾

叔緣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緣余考於昔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爲宗周于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遷故黍離閔宗周宮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在幽王之前可以考也史自共和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

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䜌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鼎彝尊鼎蓋宗廟之器說者以木横貫鼎而舉之謂鼎然易之鼎象則爲金鉉豈叔䜌之鼎以爲金鼎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本銅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需終者今見於此覺鼎之銘又曰需始需終古者以需爲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

伯庶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世或疑舟爲丹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按也如伯庶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寧爲丁丁爲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庶父知爲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爲有蓋飾者豈庶臣得用哉知周無丹氏井氏劉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爲大國世與姬爲媾以國聘者在名則爲太姜少姜在謚則爲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爲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爲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庶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爲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庶父爲齊子也或疑爲王之姑者則以周爲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爲姬氏或當以異姓爲姑姊媚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揜也尊敦上分趾背作獸形此其爲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按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

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諴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盉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衛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咎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

盉銘

伯王敦于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咎許愼以盉爲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爲味陸瀍言以盉爲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爲鐫而以鐫爲嶲嶲爲器盆之大者盤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強亦以盉爲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鐫爲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雝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爲鑊則失其制久矣瀍言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盉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爲竈盉即煑鬻體之器也升食者自盉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鬻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脀音征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謂之後體正脡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盉盉別一鼎盉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於盉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爲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

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盉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按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秬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秬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碩父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巳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戠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巳爲土戊爲土生巳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巳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昏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司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頵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頵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頵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爲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況以秦文考之耶

弭仲寶匜銘

古人制瀉其書已久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匣其大若

干其滨若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瀘數惟其銘曰弢仲作寶匣劉原父釋曰寶匣医於禮爲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匧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匧不从竹後人因之从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匧从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爲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世或疑匧未有範銅爲之此猶以从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匧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匧以載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爲也豈但盡用竹哉弢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弢仲寶医銘

上方所藏旅簋至衆獨無旅簠呂氏考古圖所載備矣大抵皆簋也嘗嘗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矣簠簋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簠豹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爲一器但方圓異爾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爲異此古医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豹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弢仲寶医原父固以爲張仲所作器也医又作医余按弢伯之器既曰医矣今而則又以医爲医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校之則爲医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既廢簠簋之制尤失至以方圓論辯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嬬鋪

禮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从甫

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粱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簠圜曰簋簠內圜外方簋內方外圜余竊疑漢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於今者簋不圜則簠不方可知矣今曰鋪尊則以簠爲尊受飯爲簠受飲爲尊以受飯之制爲飲之制器則其制固宜異矣

方甗銘

李氏甗無秝銘曰方鬲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鬻曰鬻亦鬻器類甗古文作鬲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既滅之矣崇寧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甚其大若盤可受今二斗二升者嘗考之鄭康成以敦爲槃類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高鬴甗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爲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爲敦用以烹飪也則其制宜與鼎鬲類若以玉爲敦則不可以爨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石鼓文

避（我字下同）車既工（通攻）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正鄭有實郭云恐馬足篇文騁字）君子鼎鼎（古文員字）邋邋（良涉反通作獵）員（薛作首鄭作員）𢦏𢦏鹿速速君子之求□□鹵（薛作首鄭云恐當作鹵）弓（薛作及）弓（趙本有此字）茲㠯（古以字）寺（諸家皆作庶字）避敺其特（薛鄭皆作孫字）其來趩趩（亟亦攻）趩趩（許建反本車此奇義未詳石本有重文）一𤇾𤇾（今作敵與禁鄉之禁同）即時麀鹿趍趍（東知反薛作首鄭云鹵亦作趨趨）其來鹵（薛作首鄭云鹵亦作趨）既（施本無此字）避敺

其樸其來遺遺趙木石作遺此二字音敵禦同其𤔲音義未詳射一本作遺音敵禦同

蜀

右一薛作辛文鄭作丙文

汧殹古也字又郭云讀如繫語助也沔沔鄭叶作綿籀作泛丞郭云讀如蒸

敭籀文皮字借作被音淖淵鯫鄭音鯉處鄭叶作居之君子潭

籀文之之漢漢鄭云郎漫字曰萬通作曼又迺加反有鯊所加反今作鯊其

魚從寸今作蹶蹶薛作敬鄭作帛古文泊字下同魚鱳鱳音洛

荓游其蠚鄭云蓋亦作蠚讀薛作蠚與俎豆之俎同氏鮮黃帛其鱄畢連

反鄭作鮮又鱄又鮪鄭云郎鮪音白其胡鄭本作豆乞及反鄭孔庶羅

讀宮反籀文嬪字之奠奠亞若坙坙籀文洋字鄭音汙今作滃趙趙

鄭作博即通字其魚佳通雜何通下同可下同佳鱳佳鯉可呂橐

肖背反之佳楊及柳

右二薛作戊文鄭作甲文

田車既安鍪郭云大反音條勒騂騂一作馬□帑一作從古原

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渠季反避呂隮于邍字

避戈世陛鄭作陛薛作陛籀文今作陛又趙本作止射宮車其寫

讀如卸秀弓寺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又作旃鄭云今作神其□趣鄭云作奇或作走大鄭本有回字在大字上古

直字也□出各亞施云汗簡作亞□㚔字鄭疑恩字郭云恐是臭字□執而勿射□庶趨趨鄭即

古老切大白澤也切鄭云石本作迺薛作迺與轢同君子迺郭鄭云迺今作攸樂

右三薛作丁文鄭作丙文

□□鑾車鑾石本作鞗說文作鞗呼骨反薛作鞗字鄭云拜字敕眞鄭

即塡亦□□弓孔碩彤矢□□□諸本作四馬其寫

作鑾六轡鶩鶩鄭云五到反讀若遇諸家並闕一字無重文迂諸家作徒驖作

敕孔庶廓薛作宣古宣字摶摶卣鄭云即卣字車載衍

籀文□徒如章邍溼通作道字陰陽赶赶七走反即趣字六

馬射之狄籀文狄字鄭云借作鐵字徐迂今作如虎獸麀諸本作鹿薛作麀

如□□□多賢迪鄭云今作猶禽□□避兔一作麀

允異

右四薛作丁文鄭作戊文言策命考臣

□□□天一本無此天字有漢漢二字需雨□淋今省作流迄湧

盄止遥反一作盈 渠鄭云今作滋 君子即悲苛

□□淋汧殿也 洎洎凄凄□□舫舟卤薛作恁或作由

遙鄭云即歸 □□自鄭薛郭作郭鄭薛文作鄭 徒駿湯湯

佳通雖 舟㠯衍或陰或陽极其輒反鄭云即楫字薛作枝 淡㠯

戶一本無此 □于水一方勿□□止其奔其鼓鄭云今作

鄭 □□其叟古文事字

右五薛作于文鄭作辛文言漁狩而歸

□猷乍薛文通作 逹乍□衡郎導 遙我駒鄭作洽字 □除

帥敃被音序郭作汳 □㝵薛作鄭音奔郭云恐是莽居蚪反鄭本作㝵今省作 爲卅也薛合反非世字也 □微薇薛作 迥薛作迺鄭云迥作俊云亦作周

□㝵古巢字 柞棫其□椒榕反薛作格字 肅肅薛作

肅鄭云未詳音義 鳴□亞箬薛郭作籀文作華若字鄭作著鄭云亦 其參薛作華 □爲所斿聲薛作婁鄭云今作愛 □籃郭作整云籀文整字今省 衡

旨對樹 □合薛郭音合鄭云疑即禽字音響又模本下有孫字非

右六薛作夷文鄭乙文言除道

□□□□□而師□□□□□□□□□弓矢孔

鄭本有此三字 庶左驂此字鄭本有 □□滔滔是戴說文古戴字與類此相 □□□不具奪薛本有譯字闕音 □□後具

肝薛作肝鄭作旰音吁 來□□其寫矢石本作災薛作矢鄭作矢 具

□□□來樂天子施云鄭本于下有來字 □□□嗣王始

古我□□來

右七薛作甲文鄭作壬文

歌被走驎驎鄭音 馬麟鄭云今有作鷰 哲若石本作縱云即若字古諸字從此 敖薛作放音非也施云說文與徵同 雉立其一之施云宿二本下皆有止字按此本作之字

右八薛作巳文鄭作夷文

施云此鼓最磨威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

遊水□衡導 既平既止喜薛作嘉 樹鄭則 里天子

永盗字 日佳雅 丙申□□遊其用衛馬既申敕

肅肅施本作 □駕左驂驍驍五到反 □□騋騋鄭康康 □□騋騋音邀 扯子一反鄭云疑即撻字 □女通汝不□鑰郭云籀文鑰从飛鄭音同

霧薛作霧鄭云恐是籀文霧字公謂天余及如周石本作周施云害字鄭云周今省作周不余及

右九薛作乙文鄭作癸文言除道

吳通作虞人惷亦作惷惷即亟字朝石本作物薛作敕字鄭云即朝字

夕敬□載卤即西字載北勿奄勿伏薛作戊字鄭作伏字岸鄭云即嵒字或云即畢字而出□獻薛作獻字鄭作狩字用□□□□

□□大祝□□□韋薛作高字鄭云今作享□□□𤔲薛作𤔲說文𤔲與藝同鄭云亦作社寍同逢𠂤孔𤰈籀文囿字在上鄭云即別本囿字鹿鹿舊本鹿作大□□

麌麌遊□其□鹿鹿籀籀鄭云即疃字天□□□□求又□□□□□是□□

右十薛作癸文鄭作巳文

廣川書跋卷弟二終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殆與秦漢間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爲姜氏則世以爲賢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爲謚者惟伯禽弟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自別後世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蓋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別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爲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按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爲權若干爲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葬器侯國得自爲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爲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爲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離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尔少姜蚤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膴臐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爲膚鼎惟鼎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耶膴音無臐音乾

肉也膻音香牛膻也臊音熏羊膻也膫音寮豕膻也見內則

孔文父歙鼎銘

孔文父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尊壺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爲尊而著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爲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庶父敦則足如杅彝自同器而父癸彝實爲方鼎夫鼎之大亨謂以木異火然旅鼎陪鼎雖不受爨有亨養之道故鼎以有載也且有舉而行也受食爲食鼎受歙爲歙鼎食歙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粱醴則致飲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爲似其謂之鼎豈醫馳懵蓋有火齊而節之謂耶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呼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大夫始叙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永無怠以無忘其初古人於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上則不刻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爲祀而求使子孫不廢用享者此與神約者也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爲約也先儒以彝爲宗廟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虞氏宗彝至周分爲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之制哉今考古器存者鼎敦尊鬲等衆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謂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䜌鍾銘 靜音 䜌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鍾六於崇福院其一爲黃鍾之宮高一尺四寸八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四寸半橫一尺三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八分橫一尺有二寸其二爲大呂之角高一尺三寸四分鈕高四寸一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兩欒距一尺六寸三分橫一尺一寸五分其三太蔟之徵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二分橫九寸二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其四夾鍾之商高一尺二寸七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二寸三分橫八寸八分兩欒距一尺四寸橫尺有二寸八分其五姑洗之羽高一尺一寸五分鈕高三寸八分兩舞距一尺五分橫八寸兩欒距尺有二寸三分橫九寸三分其六缺

銘曰宋公成之誣鍾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爲平公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帝嚳項當高陽氏之世樂號六莖今考于書曰誣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爲瑩其實一也宋均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此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爲華以莖爲實高辛氏既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于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其味氣使天下咸得而遂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獨不見英莖之作於時疑宋爲商後于其國而用之以存其禮樂茲故得而作也嘗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考父所作也太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于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曰大禘夫能祀契

湯商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考其詩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鎛衡三等同之非周制也鞉鼓楹貫於宣王時考父效之如考父不作頌且謂晞尹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紹百王絕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衆矣側乘則陛而不應橫貫則扶搖而不得定考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日制詔丞相御史以磬鍾爲正故今鍾得調焉乃下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盡感德之事哉

宋君夫人餗飣鼎

余既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繇之鼎矣益餗爲八珍或曰有萊之鼎也翌日校書郎黃伯思持宋君夫人餗飣鼎以問君與夫人竝爲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饋也餗在禮爲糝食糝一爲萊烝牛羊豕糝稻爲餌則糝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餌於字書不見疑爲鉶益古鉶爲鈃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羹謂之鉶鉶湆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臂鏜爲釬似鍾而長頸爲鈃飣鼎有益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餗鼎銘

祕閣至味舊鼎其銘曰宋公繇餗鼎少監羅畸摹其欵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繇者豈宋自爲謚或以萊地舉耶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爲謚其曰宋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繇而史爲頭曼孫炎以繇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

班固漢書猶有兕絲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飣鼎亦曰餗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糝鼎也傳曰糝謂之餗又曰筍之爲菜則餗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膏無糝鄭康成考于周謂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糝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膏若糝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宋公寶簋銘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爲據者鮮或不亂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爲奉祀禮文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簠簋器上雜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爲据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昭鑑遠矣今考宋公簋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据也

卬仲頪盤銘

卬仲之孫伯戔作頪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卬仲之孫伯戔自作頪盤用靳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昏人以初吉爲疑蓋古文以王爲□則其爲正可知按說文頪作沬馬融曰頪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頪古之事親者垢燂潘請頪頪與頪同古今文異也卬中萊地當周畿內疑爲王子弟古有卬疏即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詞如此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 高九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十四斤一十一兩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

冎爲古文舉然此爲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巳爵爲舉丁卣爲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爲制者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爲百獸尊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爲一爵而存也葢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葢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爲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斝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爲觚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一斗余知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爲名疑爲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皆廢不得爲觚傳曰觚之爲觚以有觚爲廉不爲廉者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爲名矣而舉又爲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爵杜蕢揚觶其實爲觚後世以爲舉者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尊觚于篚古文觚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觚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劣氏則與觚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當漢之世二字相混然癸非商人則此當爲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曰吾考之禮媵爵者洗象觚今癸舉則爲四象者以其形制索之知周物也

亶甲觚

始余得亶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葢古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

合無壇字廉隅其足爲四象考其制則觚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升禮家於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昔韓嬰謂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橫如此則觚定二升觶定三升古者權量三不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亶甲城所得挍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爲觶矣傳曰觚之爲觚者以有觚也今亶甲器無觚與觶得以觚名矣昔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爲觝觝與觶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觚大二升觶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觚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爲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爲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爲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

蠆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挍之疑爲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蠆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爲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爲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爲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

焉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爲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切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既以蛆爲蠅種則不復以螫爲蛆矣以蠆尾爲蠍則還以蠆爲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甘鼎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爲箕在籀爲期在古文爲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欵識淺重與蠆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可識自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欵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爲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爲周秦間寶器也嘗考于古齊公孫竈生欒施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爲氏故漢有況其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爲燕器者與欒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咏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爲尊古文老子其爲元或體爲尊王存乂爲丌古書亦無爲甘者惟顧野王以甘爲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甘爲其蓋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絕後罕能以古學自考不徒爾也昏走作寶咏鍾銘與季姜欽盂及石鼓皆从甘爲其則林之說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議罕不能据古而自多臆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王子吳欽𣪘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欽𣪘其縻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𣪘而𣪘見三蒼知爲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以

得爲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歙䵼蓋惟宴私用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爲藥且爲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斝卮匜非餕莫敢用之又以口澤不可用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据耶意者用以爲享乎或以此戒之可銘也

寶龢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距七寸七分橫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分橫六寸六分重十斤五兩

祕閣寶龢鍾銘曰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亨呂氏說曰太史公稱牛馬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𢍰自見於書蓋舉以自謂託於此也或謂託於下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此嘗考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自列其曰𢍰爲賤稱非言懼名禮此昏人所慎也𢍰自是著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𢍰足𢍰定同文枉今其有据者如此又如不可据者尚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昏人衛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考不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以其皇祖稱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賡作文考尊師餘作文考彝戠作文考敦豈皆以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龢鍾

寶龢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三分兩欒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爲飾又其刻刻字作鳳形若烏鍾飾烏爲名舊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

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爲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爲之小篆轉以爲朋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爲銘知爲鳳也或曰周之興鸞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虢州古鍾銘

虢州所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釐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府廸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益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祛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衡上剡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于經也夫金尙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者爲宮其大爲鎛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錞如鍾爲鐃如鈴爲鐸此古人所用以味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錞于者耶故曰以金錞味鼓于寶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靁當寶之世其器與灋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剡於此宓其考擊不受而無擁隧也漢什邡縣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圜如箭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本王斗以家度則蔡邕古龠合校晉前尺大一寸八釐其灋與今黍尺適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按之當三尺四寸矣此或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祐中諸儒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高三尺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古景鍾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也後世鐫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黃帝作五鍾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鍾則景鍾自是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顆自爲晉景公鍾不知其制與古同與許慎辨鍾爲酒器而鐘爲樂器今考景鍾咏鍾其銘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咏鍾作鐘是知古人於此不一其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鼎或藏厚地堌匐間未出愼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周頓首奉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制與周姜敦異蓋圜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同亦不爲蟲獸狀而揜至上飾畫靈火今既受命於王爲文考廟器此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如此者疑禮文敝缺不能盡考傳禮曰有虞氏之敦周士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象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飾異爾豈其爲此圖者不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爲草木之英華者邪周之世有太宰內宰宰夫在禮在春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蕭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在於此則既與于夷宮武宮矣蓋王之燕宮也肆命王臣必親即辟宮則其禮重矣錫戈琱弇華萊絲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制則與禮不合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兼下其形制則亦已辨也

臨淄戟銘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曰闕書文猶爲科斗形蓋周之末衰也戟有鉤其曲甚利或謂矛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尚今其狀如鉤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廢哉豈爲鐓者固如此耶余嘗讀字林鐓平底也蓋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銳底曰鐏平底曰鐓以其平底鐓地故謂鐓則鐓者戟之末其與戟並存也昔欒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擊子之斷其右肩齊氏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爲之勾兵酋矛之屬爲刺兵蓋戈有胡矛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戟有堅其重則句牽者所用也昔楚授師子焉以伐隨故曰句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矛或謂之鎌音移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戈矛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所有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玅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

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葢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爲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据昔臨淄得桐棺前牒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卽改自然相合葢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

廣川書跋卷弟三終

廣川書跋卷弟四

秦公敦銘

商人堌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爲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爲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爲蓋知爲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論書無太白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爲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謚爲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缶呂氏圖爲古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缶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愼服虔皆以缶爲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𨛭伯作匜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爲簠也古之爲簠者本或作匜亦或作匜則匜字爲匜書畫類也然自古者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鍾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秦虢事戎釋

作使緣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唬同虓夙夕剌剌廼廼說文曰廼出易居也羽元反以文或作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趙趙善緣木走之才請若王子璐文武鎮靜不迂優彼音古文燮以言薦文燮以羊羊音鉦讀若濕秦文作燮以辛避熒事匭古文簋咏鍾故曰對柯翻翻柯也古文與格同邦其音耀耀雝雝孔煌文作其音光以昭零說文音落謂零落也楚詞曰水東于零澤音鶴釋顏之推以零音賜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孝享以受毛膺古文作旅多釐眉壽無疆畯惠在位高引有度匍揚南仲制作薄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爲撫百四方永寶用空秦咏鍾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臣圖其狀以秦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淺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先蓋秦嬴受地西垂爲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曰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爲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當爲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爲桓公秦至成公世號爲強大其稱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剌周自后稷十五王又諸先王不窋音屈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知矣嗚呼咏鍾之作吾知其在成公世矣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爲桓公非子之後十二世爲宣公非也昔嘗考鍾律於前之世鍾其大曰鏞小曰棧中曰剽編於虞者鍾師掌之其大曰鏄此皆用於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律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爲度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是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之得四寸半合爲二尺二寸有半以爲鍾餘律如是其以律爲廣長圍徑也鍾間方六鼓間亦六舞間容四上下十六以十爲率不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

口大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準之當得二尺四寸而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頂當寸四分自外度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律矣古人尺度雖不可一至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制鍾律自昝考信而景祐樂尺所從來者以黍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論齊以木尺論隋其長率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皆不足用以和樂無怪其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該本於律而深於法數其於昭著勳庸告事宗祧明示德意皆深款重讖蓋將以燮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其鍾曰咏昼亦劉在三庭而盡備樂物以待鍾求和衆樂者耶若吳楚勾越辟陋在夷不知紀法茲鍾鎮鼎光華采飾著象眞一作畢物變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其重萬鈞不得用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廣一作庚鄙大肆爲觀美以夸震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延賓之重至二千八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十二圍豈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作無射大林史不著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昭大矣功庸棄絕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人著灋庸器而本於法制則銘畯功以示後世秦有得也

詛楚文

又通作有秦嗣王敢孺文敢字用吉玉寔古宜字通作寔璧使其宗祝邵虩布忠一作愍告于不顯大沈久讀作故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以古以底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昏我先君孫穆公及楚成王是讀作是繆讀作幾力同心兩邦碧古若字盍古宣字絆以敝姻敗杉以齊盟曰枼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敕古文親字印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

讀作庸回無逗逗淫失讀作佚甚讀作耽亂寔參古傳字竟從縱變輸讀作渝盟刺內之剸蒲文則字蹠音薄報反虐不姑巫咸亞駝並作辜刑戮孕敝婦幽刺敖戰古戚字拘圉其叔父寘者諸讀作寘室櫝棺之中外之剸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剡烈咸神而兼俉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㠯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音許劣反我百牧姓求蔑灑古法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鄦祠圭玉義犧牲逮一作逮取俉我邊城新郢及郯長敖俉不殷曰可今又悉興其帑張矜忝音府巫咸本作憲猶文億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㠯偪俉邊竟讀作境將欲復其睨睨蹟唯是秦邦之羸帑敝䟽輻作鄲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去聲之㠯自救也巫咸本作殺古也字亦應尊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㠯古克字劑巫咸本作秘古制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殷數楚王之俉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㠯盟

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爲在安定朝那秦幷天下祠官所常奉大沈河汚江是爲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爲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騩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間湫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宅居湫水移於始平故嬰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內倍好謂之璧今曰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爲宣璧也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係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

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爽不得而泐也

亞駝

王存乂以亞爲烏今考鍾鼎銘惡或爲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涇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涇以駝爲沱此安讀惡池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漚夷水起北地東入河一名滱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駝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爲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鍾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剝缺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漚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要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猒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惟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本相搆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

祿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羋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亾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聘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鄭及郊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酈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盍闢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郊長敘猶謂楚人倍犯盟詛一作誓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爲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罪琅邪可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疾綰法度量剔不壹歉欵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爲

今襲號而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銘故刻左使無疑此二世詔也昔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㪅有銅塗鐫字即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貝爲異許慎說文兼有二字蓋籀書文異壺從壺昆吾圜器其從吉聲也壺爲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蓋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顏之推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制之物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鐫刻金石有其灋漢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刱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鍰一其制即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纔三寸有奇校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葢其一時所制而鍰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余考之即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連生規規爲榘規榘自是器名故以寓方圜之法後世不知其灋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榘所在此其爲方圜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其間耶孟子曰規榘方圜之至也爲規榘以得天下之方圜則不可無器以寄其灋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礙荀子曰五寸之榘盡天下之方夫規之圜也其至於礙則失其圜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榘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右折見榘規榘準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榘使知方圜之法至於棄規榘委繩墨而得方圜平直者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麤麤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搨臨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葢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即邾文公所卜繹地鄒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畫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邪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邨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絕故是好奇者猶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莒公惱其殘剝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空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面東三面蓋石什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蓋鑿石爲穴下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窺音輙親輙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世史作丞于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譌之然昭隔內外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洛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丞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撿押也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蓋爲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于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據也大人貫簪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爲据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

爲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爲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卯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爲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鍰伯仲閒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灋賢得嬀區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据也

廣川書跋卷弟四終

廣川書跋卷弟五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爲龍栢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安因示余龍栢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飾雜有花草蟲獸足分類巵其識曰互峗考之古字當讀爲亞鎗葢古文尚書滄從峗鎗爲倉古文從省如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昏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㪅斗乃曰鎗被燒失脚觀此便知鎗爲有足器矣可以信也

谷口銅筩銘 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法止用小十小稱小尺以合於律呂度數

銅筩銘曰谷口銅筩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按今權量容纔三斗重纔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時權量衆矣考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圜其外庣音挑旁九釐五豪羃百六十二寸其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徵以魏量按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以古升五升爲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宿依漢志修稱尺與律權石等梁陳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爲一升古三斤制爲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二人爲隸古葢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嘗遣儁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爲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裘回歎仰未嘗不移日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空圜而環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既著之矣方晉之末按尉王咏掘得圜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

繫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元咏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和帝即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爲之蓋以錢爲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冨貴昌宜矦王字紀談以富貴昌爲蜀昭烈鑄器之銘今紀季元和永元知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當時以爲瑞應宜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尚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觀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宜子孫當時不知爲洗則宜開元以爲尊也

章帝書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操始變字法謂之章艸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

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窆石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灘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時窆石室候來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即位之元其年爲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窆以度爲丘隧共窆之窆器葢豐碑謂斲大木爲碑形如石而窆爲橫木葢豐碑之上所以下綍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緘衡則以木橫之棺傍緘則直以綍繫之不得以橫木其上也鄭衆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氾祭之氾左氏謂之備檀弓謂之封咎人謂其聲同也葢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巢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他銘志得之知其所由來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剝缺然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永叔嘗謂菁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勑漢用秦法當時豈臣下敢以勑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勑字從束謂誡也王者出命令以誡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勑爾古者以勞賚爲勑勑爲賚音其文爲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剄勑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謨作縣樓架敕書於昌樂梠爲敕書蜀中縣多作敕者說文敕自音策謂馬箠也敕音奇謂木別生也嘉謨葢勛之子勛有書名不知敕非勑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爲勑可不戒哉

樊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爲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爲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安以延熹爲據也漢自延平故制壞矣中常侍黄門增舊三倍於永平又改璫黄金而貂右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爲唐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據耶今碑敘自中黄門遷小黄門又自此遷常侍或疑其制蓋漢中世常侍千石小黄門六百石中黄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禁倫自小黄門遷常侍而中黄門非大功不得躐小黄門以進此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宮謁者書內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爲一職其制已極宦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據而成之今考史記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辠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

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衣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溼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卽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謂因困窮而後封者則同也昔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戇可常有者惟寢丘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窮困而受封況寢丘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順後諸儒鄉霹虛造無所撿括覓爲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樂附從之如伏生爲勝毛公爲長子賤爲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其應劭謂公羊爲高穀梁爲赤阮孝緒以穀梁爲俶沈以仲叔名貢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糜信以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妄爲記錄此碑所謂叔敖名饒余於此則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書其序舉孝廉歷元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皐巳昔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皐巳尤不得施於此也且宙之譽不過當引過自居不以予人然便爲皐巳亦於書何取漢世文物至東京衰陋已如此嘗怪三代文字之盛其見於鍾鼎簡冊不入詩書尚多有之渾厚尊嚴如冠劒大人黼黻以

朝坐清廟而走羣后使人仰俛有愧後之人拘迫自囚如餓隸羈虜左右望畏而愁歎喑嗚之氣鄉人悲咤又如宦豎宮妾宋諱忌之甚則俳諧如庸倡笑侮求說一時故皆不得逞夫熊牢射虎氣已貫金石矣其放矢復沓則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文章以氣爲主君子養氣配道與義宏生威武不得移之故其言浚純渾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冥低首求售顧一切忌諱牽掣自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詩稱文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明發不寐其在書則曰無若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已蓋天下矣空見者聳動吁可畏而歎也余讀屈原書以朕自況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後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然猶未若後世之纖密周細求人功臯於此也昔左氏書于皮即位叔向言罕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爲世本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柩大行屆道孫盛謂父登遐蕭惠開對劉成甚如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晉武詔山濤曰若居諒闇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諒闇德音後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與稱臣對客自漢已絕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顏之推曰古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人實遠但綴緝疏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偶避諱精詳賢於往昔之推當北齊時已避忌如此其謂綴緝疏朴此正古人奇處方且以避諱精詳爲工音律對偶爲麗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劇尚將倀倀求名人之遺蹟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約徒隸之習也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

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
昔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
知衆矣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
也文籍所傳其隱細不大顯于世凡幾何書其顯
而在人耳目者雖衆又未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
否吾安得而盡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愼之不敢
決然以謂此也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既書
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
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山石立中
宗繼統大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
寶珪出水子朝罷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
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疇
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
書其名劉駱益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郙閣頌

漢郙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
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溪
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碑今所見如
此考其地當闕而郙閣無存蹟昔歐陽文忠公嘗
疑醳敝闕之嘲漯徙朝陽之平燥按㬎古文顯字
漯川漢作濕讀謂川在卑濕書學至今同文古字
濕作䵼又作漯故漢人濕又作㬎然則漯當作濕
燥古文作熡益㬎與叅同體其言醳則與易同卜
用醳亦易也至謂遭遇隤納則以傾隤地壞自納
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家在濮州鼂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益建寧
五年廷尉臣仲定所建濟陰守寀晃元讓成陽令
管遵君臺遣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
則本春秋合成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
河東南天大雷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爲
黃雲覆蓋茂食不飢許愼嘗爲之論曰堯親慶都

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覩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萊鬢顙長赤命帝起城元寶及生堯視如圖故胤有八萊之色以帝王世紀考之堯爲帝嚳子則豈爲無父漢人尚讖緯其論每若此彼以漢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應怪詭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爲劉氏非魯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慎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孝之矣昔皇甫謐以殺城爲陽城而碑作成陽集古錄以碑爲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記謂在濮州雷澤述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冢則成陽推謐爲誤他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祠唐堯于成陽古未嘗亂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炉燼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彥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秦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

經于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尚書

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谷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闕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衒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昏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

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與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弟一篇幷弟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弟十八篇至弟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稷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廼考次其文曰龜字伯靈察孝廉除

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夷侵寇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吳兹曰序集古謂龜事蹟不見史傳其僅見此碑者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幷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麗芝伐之後龜還顒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雝陟今以碑爲據則漢書謂夷執雝陟朝廷遣龜何顒擊叛蠻始得雝陟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符常璩書蜀事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得擅誅則太守非遣況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他任而居外者耶其將幷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本國志有蠻夷復反雝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雝沒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朝廷三府豈不益陋耶

小黃門護敏碑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黃門在漢秩六百石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發五營騎士將作起冢營葬覽豫作壽冢石棺雙闕高廉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爲大禮滨鑿屬文見之何足稱異哉其書曰守靜韜光以遠悔吝敏之能與不能未可以此得之然當時以此銘之豈亦慎時之失不得顯言亦於此稍

見其有貴於斯者耶方其時如呂強忠直且不免
死既死收捕宗親知當時益亦有人矣爲忠直而
受禍其得盡行其志哉余讀其書而傷焉不自意
當靈帝世而沈沒宦豎中能自拔起於汙濁此其
可貴也同時有北海趙祐以博學稱甘陵吳佑善
風角託病不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衍南陽郭玳
稱爲清忠不爭威權又有李巡與諸儒五經文於
石此其尤異者然其可謂宦者遂無其人耶若毅
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強輩以取名自顯然下
亦不若忠讓之徒剥斲王室其不得書於史宜也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揆昔廬江文翁治蜀初
立學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室左溫故右時習復
作周公禮殿畫孔子像益古者以周公爲先聖孔
子爲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後
制度廢棄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後遇災太守陳
留高朕（朕釋作朕）修立增二石室更於夷里橋今學石
室一爲高朕朕自有功學者故其室至今與文翁
俱傳在漢爲蜀守以勸學爲本二人之存爾可以
不廢也昔人嘗疑朕非制名可稱於臣下者自秦
漢天子所爲稱豈復可存耶流俗謂爲高勝至宋
璋洗視知爲高朕范蜀公嘗爲人道之甚詳余嘗
至其處求字畫得之實爲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
不必曲辨朕爲勝也蜀書有高勝爲郪縣人昔人
疑其爲守非也魏文帝時夏侯霸爲右將軍霸父
朕嘗仕於漢可信也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圈公神
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用里
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
其相傳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
曰未必頭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

里奉夏當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得陶淵明洎唐詩人皆言黃綺如李白董亦如此即改去此詩然世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爲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衆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蹟世說曰綺李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爲夏黃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園考之陳留志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園中故謂園公昔園輒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園典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者角與祿同文故樂書作觳鄭康成於禮用皆作祿陳留志作角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

儵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雖大皆仙昔淮南王安或爲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晏詠亦知其爲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爲梗見也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自刪奉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和王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唐公昉作傭客後八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稚川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

以孝也

天祿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盡爲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爲隸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爲偃波埶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祿又爲鹿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騏驎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貧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昔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祿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爲天祿也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既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汙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願死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高舒楊倫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穽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亾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

光祿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句讀碑首書

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反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嘗爲留說文留從卯戶閉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酉酉爲秋門則留自從卯卯爲酉之省文故知留不從卯劉姓則不從刀也當漢季世緯書既出故言卯金刀者劉也學者不復考古妄意求之昝許愼以劉爲鐂其轉而爲劉者以田易爲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食菜於劉者此畿內地也因地以爲氏則與漢姓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與漢如何故凡漢姓自當爲鐂或以爲留南朝有留異或以爲出留侯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蓋從地得之昝爲礎也故其剽蠹不可盡見惟曰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雍陽人知其爲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鼎勒于征鉞官籍弟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此碑蓋司徒崔列廷尉吳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見之余謂玄在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姦爲務益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名德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玄則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也

廣川書跋卷第五終